

美] 罗伯特·C. 尤林 著 / 何国强 魏乐平 译

陈年老窖

法国西南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

—————

Vintages and Traditions

AN ETHNOHISTORY OF SOUTHWEST
FRENCH WINE COOPERATIVES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陈年老窖

常州大学
藏书

法国西南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

Vintages and Traditions

AN ETHNOHISTORY OF SOUTHWEST
FRENCH WINE COOPERATIVES

[美] 罗伯特·C. 尤林 著

何国强 魏乐平 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uoqiang He and Leping Wei
Copyright © 1996 b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Copyright © 2005 by Robert C. Ulin

根据史密森研究院出版社1996年版本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12-2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年老窖: 法国西南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 /
(美) 尤林著; 何国强, 魏乐平译. —昆明: 云南大学
出版社, 2012

书名原文: Vintages and traditions: an
ethnohistory of southwest French wine cooperatives
ISBN 978-7-5482-1383-3

I. ①陈… II. ①尤… ①何… ③魏… III. ①葡萄酒
—产业—研究—法国 IV. ①F456.5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3547号

策划编辑: 蔡红华 / 责任编辑: 蔡红华 / 装帧设计: 刘 雨



陈年老窖

法国西南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

Vintages and Traditions

AN ETHNOHISTORY OF SOUTHWEST
FRENCH WINE COOPERATIVES

[美] 罗伯特·C. 尤林 著

何国强 魏乐平 译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91千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383-3

定 价: 43.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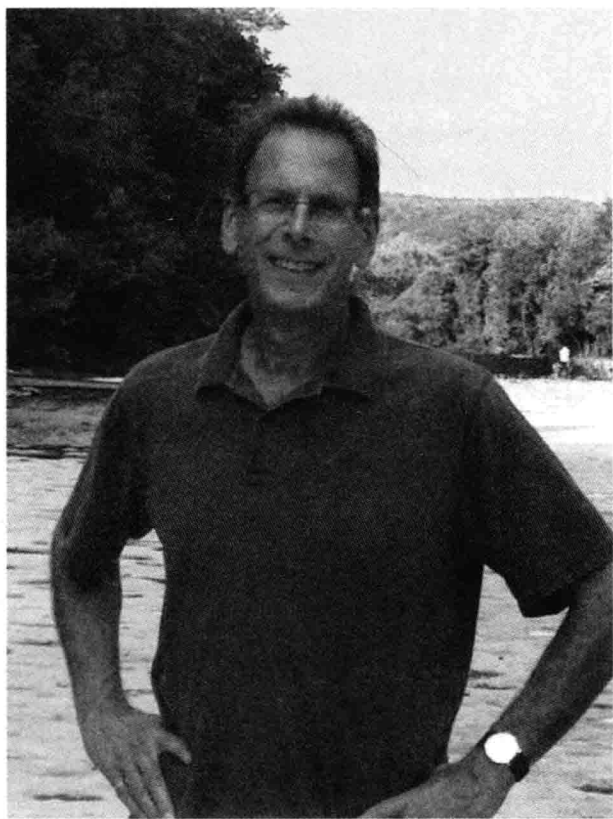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近照（2012年摄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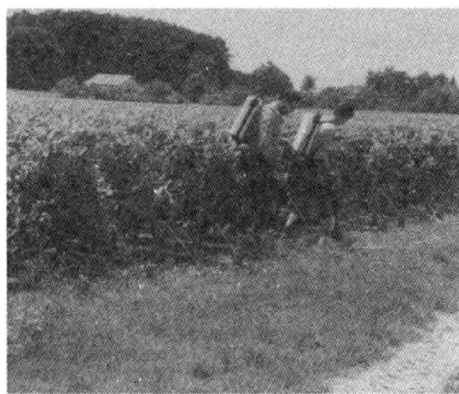
蒙巴齐亚克酒业合作社办事处



妇女在西古莱斯合作社的格里斯·达纳德葡萄园修剪葡萄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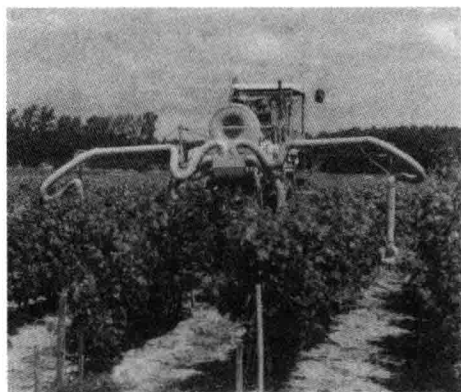


圣-艾斯戴夫合作社的米歇尔·贝森在葡萄园里中耕，铲走植株基部的泥土



农工在梅多克的利斯特拉克合作社的葡萄园里喷洒农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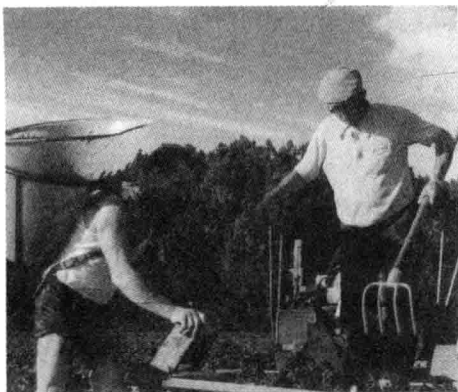
梅多克的利斯特拉克合作社的艾伯特·科里尼奥葡萄园中机械在喷洒农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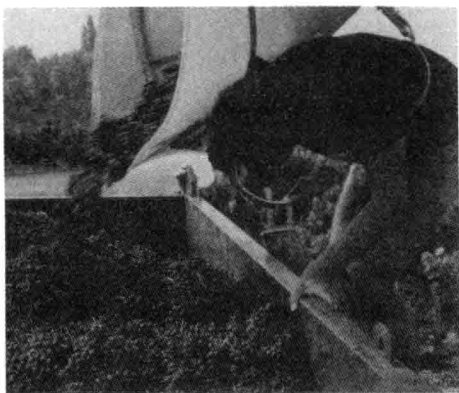
圣-艾斯戴夫合作社属下的贝森葡萄园的采摘人工



将修剪下来的碎枝和采摘下来的葡萄用背篓背到料仓



把成熟的葡萄倒入料仓



本书作者罗伯特·C. 尤林在搬运采摘下来的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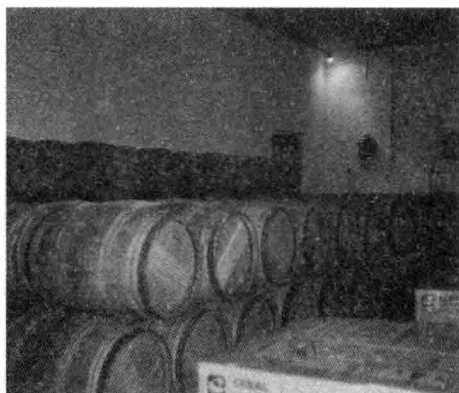


丰收中的逗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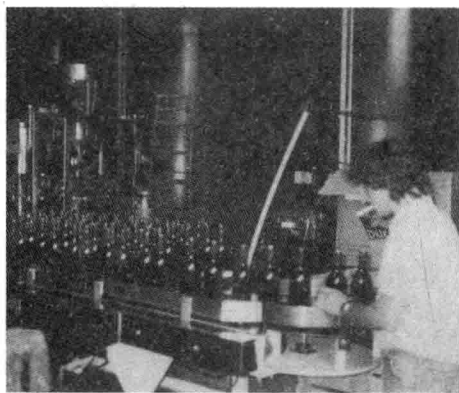




波亚克合作社的传统作业——用木桶装运葡萄



波亚克合作社的酒窖一排排堆放着装满蒸酿酒的橡木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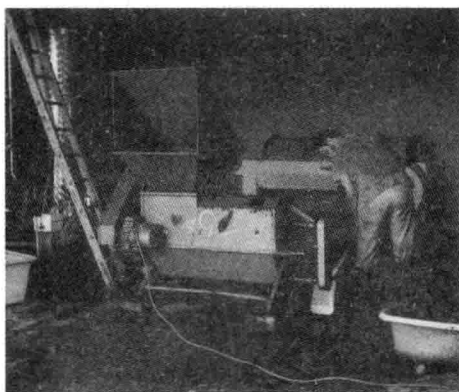
波亚克合作社的葡萄酒装瓶车间



葡萄酒业合作社的特写——梅多克地方的仲夏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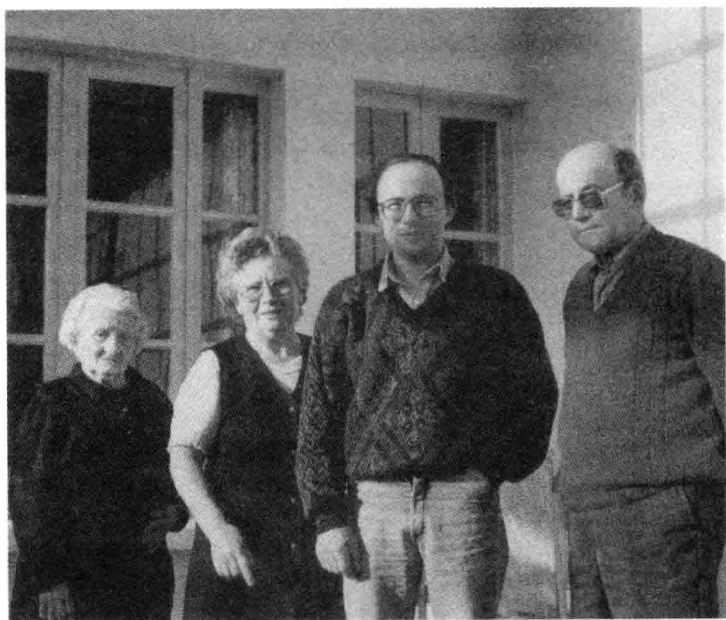


品酒师在西古莱斯的酒节上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单干户贝森的家庭葡萄酒酿造工艺





贝森家庭的祖孙三代

中文版序

我荣幸地看到《陈年老窖——法国西南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的译本介绍进中国来。在令人高兴的时刻里，我想谈两个问题：一是时隔 16 载，我对这项田野研究的点滴看法；一是我对民族志这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的态度。

一、简略的自评

诚如许多读者所知，现在的中国已不是欧美葡萄酒的主要进口国，不久的将来，中国本土的葡萄酒产量将超过澳大利亚（世界主要葡萄酒产地之一）。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拙著不是葡萄酒鉴赏的书籍。在我们共同居住的世界上，有无数的品酒家、酿酒师和制酒技工比我更熟悉土壤条件、作物品种和酿酒的生化过程。如果我要谈论这些，无异于班门弄斧。我要谈的是自己在法国西南部一项持续了 11 年的田野研究，它力图从人类学的视角去理解葡萄酒业及其镶嵌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建构的关系之中的整个过程。换句话说，如同许多风行全球的商品一样，通过对葡萄酒的研究，我们能进一步了解我们自己和这个广袤世界的关系。

回首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头几年，鄙人来到了法国西南部的葡萄酒业合作社，几乎可以这样说，当时我是文化人类学家当中研究葡萄酒和葡萄种植园的首位人物。不是说人类学家对研究葡萄酒、酒精饮料或是对一般意义上的食物不感兴趣，而是他们的关注点总是集中在特定社会情

境下的本土居民。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类学家开始积极地在世界各大小社会研究酒精和食物。现在美国有许多博士论文专门研究食物与文化，英文期刊——《食物与饮食文化》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眼光。如今，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在最广表的意义上，食物系统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

承上所述，《陈年老窖——法国西南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不是一本有关法国葡萄酒业^①的通俗读物，而是一本研究该地区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虽然法国农民的酒业合作社为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葡萄酒，但在堆积如山的文献中，关注葡萄农家庭经济的书籍十分罕见，相比之下，法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则一拥而上，大肆渲染波尔多和勃艮第特级葡萄酒的历史和现状，我在田野调查之前领略了这类史料，参考价值委实有限。

我并不急于去填补空白，奉献一种比前人的叙述更加中庸和面面俱到的观点。我只想将法国酒业史上丢失了的那一段关于葡萄酒业合作社的历史寻回来，因此竭力用辩证人类学的态度看问题。我一反常态，不以民族志的传统做法为开端，先找几个葡萄园蹲下来，而是大量审视了以往那些不同的理论取向，才来选择研究的入口。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梳理法国葡萄酒的史料时，我发现许多疑点。比如，在葡萄种植区，无论是法国精英还是下层民众，皆对产自波尔多和勃艮第的优质葡萄酒各有一番理论，只不过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们的这些解释完全是以牺牲过去农民的酿酒传统和现在小农家庭的酒业为代价。不仅如此，名牌葡萄酒从葡萄扦插到佳酿出窖，精英和民众所列举的原因是有偏差的，尽管如此，大都包括了以下因素，如种植的葡萄产量低、气候和土壤条件好等纯粹的自然原因，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文化传统，以及经过改进的科学酿酒技术等条件。

^① 原文 Winegrowing 包括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这两个方面，因此可直译为“葡萄酒业”。

鄙人是一位民族学工作者，以了解社会文化为己任，当我看到 19 世纪各种社会形态和文化过程汹涌澎湃、互相交汇，而研究葡萄酒业的人们却稳坐钓鱼台，丝毫不受影响，他们始终围绕着酒质、酒味极度分化等问题高谈阔论，我是很难想得通的。我应当另辟蹊径开展研究，这样做并不代表我忽略产量、花期或有利于葡萄生长的那些条件，而是不能重蹈前人重自然因素轻社会因素的覆辙。我深知在民族主义和欧洲（以法国为例）殖民扩张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就应该把葡萄酒业纳入社会分化的人文视角中去理解。由于社会进程常常带有隐蔽性，加上权利竞争始终存在于葡萄酒区的不同领域，因此研究者不光要了解历史，还要了解人们受制于政治、经济和多元文化——它们是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欣赏埃文思-普理查德的洞见。普氏指出，人类学如果缺少历史维度，将什么也不是（1962）。^① 一种叙述如果遗忘了社会分化，势必落入平庸、苍白的窠臼。因此我上下求索，生怕忽视那些盘根错节的史实和内涵深奥的纠葛，经常弄到举步维艰的地步。

《陈年老窖——法国西南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的田野研究和文本建构是互为表里的两项工作，这也是我不断地重塑思想的过程。早在青年时代我就潜移默化地得到两点感受：一方面我对美国式的高度个人主义观念心存厌倦；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文化与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觉察的集体生活潜质，我百思不得其解，烦躁之余就是失望。思想的火花是在希望与失望的两相夹攻中陡然绽放的。以前我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空话连篇，到法国西南部的农村转了一圈，才发现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模式还是可以付诸实践的。这个答案确实超乎我的预料。也许以上的叙述就是我研究葡萄酒文化的远因。市场虽然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经济规律），但也不可忽视唯利是图的商人或掮客的操纵手段。每年

^① 经与作者邮件沟通查询引文页码，2013 年 1 月 12 日收到尤林来信，称此系一个转述，非直接引语，页码他已经不记得了。——译注

葡萄价格都在波动，小农家庭产业的利益经常受损。酒业合作社在这种环境中应运而生，它们能够给葡萄农提供恰当的地位，由于酿酒过程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合作社社员可以利用集体的设备来酿酒，可以通过集体的销售渠道出卖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小农的市场竞争力，何乐而不为？合作社发生过集体占有土地的事例（如在朗格多克地区），这种现象只是昙花一现，在退社的威胁下，合作社又采取了妥协的形式。任何新生的事物都是在曲折中成长的，因此上述风波不值一提。

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我发现葡萄酒业合作社的学术价值，它促使我们对当今民族志研究的前沿领域进行有益的探索，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文化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今天，人类学家经常看到跨国公司、财团以种种名义拓展投资渠道，寻求最优厚的资金回报，那些拥有雄厚资本的保险公司特别突出，它们强势地进入法国西南部，以较高的报价买下葡萄园，代理人来到哪里，哪里的地价就飙升，家庭小农场的平稳继承受到威胁。葡萄酒业合作社试图创造多种方式巩固成员的土地，发展集体经济，抵御外资的侵扰，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这样做非但没有损害小农的经济利益，反而保护了他们的私有财产。

在研究中我还体会到不应忽视性别因素的重要性。过去的葡萄园十分美丽，随处可见穿着鲜艳服装的妇女在劳动，现在的葡萄园十分单调，商品化的进程使妇女很少下地了。幸运的是本书叙述了合作社给女性提供领导职位的事例，表明妇女的劳动形式在发生变化，妇女没有完全退出葡萄酒业。

本书研究葡萄酒商品。对于商品的理解，没有哪一位理论家超过马克思。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人们对商品的偏爱掩盖了商品生产中存在的社会劳动和社会关系，从而导致异化和拜物教的出现。辩证的民族志考察能够使我们驱除迷雾见太阳，看到葡萄酒的社会本质，由此获得一种重要方式去广袤地理解生活，这也许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二、民族志研究的前景

以前，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法国，民族志学者都是到封闭的村落去做研究。现在，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研究的理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不是为我自己在欧美做田野研究作辩解。如今，人类学在世界各地发展迅速，甚至以前的土著居民现在也可能是人类学教授，在大学里指导青年学子做论文。话虽这么说，但田野工作如何进行？理论应该如何解释相关的问题？仍然是饱受争议的。此处我慎重提及那些处在民族志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最前沿的议题。

以前的人类学家强调人类学的异域风情和殖民遗产（可参看亥登·怀特 1969 年写的《新编人类学》，以及阿萨德 1973 年编著的《人类学与殖民地遭遇》），由此开创了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即对殖民地内部偏僻闭塞的社会的整体生活进行全景式的研究。后人发现这种研究往往忽略了文化边界的彼此渗透，也没有认识到那些看似偏远的社会其实与地区、国家和更为广袤的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批评者矫枉过正，把世界体系的理论强调过头了，招致另外一些人的批评。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1996）和埃里克·沃尔夫（1999）认为地方社会的人绝不是机械地被外力所塑造，他们也能对全球文化进行回应，并且能够重塑和涵化全球文化，使之具有本地的形貌。西、沃二氏的言论与早先对播化论的批评不谋而合——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有选择性的——从而维护了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驳斥了大尺度还原论的确定模型^①，诘难了全球化就是“美国

^① 欧美人类学发展到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政治经济学派，沃勒斯坦等为代表人物，其理论假设是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绝对优势，世界上再没有世外桃源。这个假设值得怀疑。（参见〔美〕谢丽·奥特纳《20 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何国强译，载《青海民族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9~37 页。）——译注

化”的错误观点（参见 Knaft ed. 2002 and Watson ed. 2006）。

目前，英美人类学家似乎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化互参与边界问题，他们也不再执著于文化全貌的研究，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问题上。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转变使我在 28 年前有机会去探讨葡萄酒的复杂性，无须重建一个巨细无遗的法国乡村文化概览。这不是说地方情境不重要，没有它还是不行的，因为它提供了重要的时空框架，避免研究变得飘忽不定和空洞乏味。另外，食物和酒精研究的发展使得人类学家能从特定的商品出发去探索那些普遍存在、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议题，这些东西在以前的村落、邻里和社区的研究中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说到民族志研究的现状，乔治·马尔库斯是一位绕不过的“山峰”，他和费彻尔对民族志进行分类和归纳，后来又提出“多点研究”并进行阐述，使我们受益匪浅。马尔库斯旗帜鲜明地挑战文化具体分立观，即认为文化如果不是封闭的和地方的，便是反映凌驾于地方能动性之上的深入和广阔的全球纽带。他赞成西、沃二氏的观点，认为全球化会受到地方的重新配置。他慧眼独到地指出，文化研究必须具有流动性，民族志学者必须做好在几个地方从事田野研究的准备。他喜欢举一个例子，民族志学者去印度访问一个宗教领袖，那个人不在家，后来发现他正在休斯敦开办静修所。^① 当文化移植和人口迁移成为常态时，这个例子和其他相关的案例结合来说明了文化、区域和民族志研究的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的葡萄酒研究在两方面回应了马尔库斯的“多点研究”的观点：其一，虽然最初我深思熟虑后决定在法国的边缘地区研究葡萄酒庄，并且在名不见经传的多尔多涅做田野调查，其后我在蜚声海内外的梅多克做调查。较之于孤证似的研究，两个调查点的比较研究当然更加高级，不仅获得的材料较为全面，而且获得的感受也较为深刻，从而使我有充

^① 马尔库斯当时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人类学系任教。